



石
康

晃晃悠悠

晃晃悠悠

石康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晃晃悠悠/石康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12

ISBN 7-5063-1569-6

I. 晃… II. 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6938 号

晃晃悠悠

作者: 石 康

责任编辑: 杨 葵

装帧设计: 何 强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10 千

印张: 9.75

插页: 2

版次: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569-6/I·1557

定价: 1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唐 序

石康终于成作家了。我敢肯定这是所有认识石康的人以及他本人,听说这本书出版的消息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即便嘴上没说,心里也这么说。因为石康要当作家的动静最大,不像《拯救大兵瑞恩》里的上尉,打了一个二战,战友们还不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包括他们小区的门卫,只要认识石康的人就知道他要当作家,连他父母都知道,尽管他们一直不大愿意当真。石康的所想、所说、所看、所做都是作为一个作家所想、所说、所看、所做的。这说明他的决心之大。

我和石康认识是在一个老翻译家家,五六年前了,那时的石康戴着眼镜,留着学生头,穿着一件风衣,看上去文文静静。整个聚会石康话说的很少,我记得大家谈到最近的出版物时,石康说:“我最近读一本叫《追忆似水年华》的书,写得特别好。”这句话没引起重视是因为石康说话时样子怪真诚的,在坐的人没有好意思笑话他。但“一个文学青年”的判断就这样留在我的印象里了。从老翻译家家出来,我们几个又到一家小饭馆里喝酒,石康给我讲了他写的一个故事——一个从没被抓着过的小偷的事,那里边杀人越货的人物及内里蕴藏着的紧张和激情,与眼前样子文文静静的



说话结结巴巴的石康完全搭不上界。又聊了会儿,才知道,他是学计算机的,在航天部工作,我说想看他的小说,他满口答应,他说过两天要去西昌发射基地打导弹,一回来就跟我联系。那篇小说的名字叫《激情》,是石康用来敲文学大门的第一部作品。那是部中篇,单从厚度上和这部《晃晃悠悠》相比薄多了,好比瓦片之于板儿砖,所以门没敲开——现在还没发表。当然发表不是好坏的标准,我看那篇小说其实写得挺好。写到这儿想到,都是读者,和作者认识的好处就是可以先睹为快,为不认识的着想,只好希望石康能借《晃晃悠悠》的劲儿,赶紧把它发了。

说到和作者认识的好处也不只上面说的一点。比如眼前这本小说,因为认识作者和作者周围的人,我读的时候就有索隐的快乐。里面许多人物的原型,情节的本事,细节的出处我都或耳闻或目睹过,所以会心一笑是常有的事。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显派儿”自己和作者认识,只是想说这是本自传性很强的小说。自传性小说在文学里当然不新鲜了,大部分作家处女作都是自传性的,半数作家后来写的作品也都是自传性的。这类小说的优点就是能打动人心。由于真诚、真挚而动人。尽管凡是沾“真”字儿的词在文学批评里都已经臭不可闻,但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常常在心里冒出这个词来,为此感动或为此恼火。因为我和作者认识,我还可以提供一个“真”的例子:这本书的打印稿是在一次聚会上交给本书的编辑杨葵的,我们抢出一章朗读,刚读几行,石康就像卡通《白雪公主》里的七个小矮人,从脚到脸红起来,随即带着风声一头冲进了另一个房间,怎么叫都不出来了。直到聚会散的时候,他的脸都是红扑扑的。一个人要么是当众掏心窝子,要么是弥天大谎被揭穿,

否则不会这么害羞。看官,石康是前者。插句题外话,我认为中国电影不怎么样的原因是因为电影的作者拍的电影和自己都没关系,向来不敢把自己放进作品里。有个现象可以为证,以往中国电影里自传性的作品几乎没有,近几年才有两部,一部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一部是《长大成人》。因为石康也做编剧,如果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就又多了一部。

朋友、哥们儿之间也不都是一见如故,之所以成为朋友、哥们儿,都是因为某种契机。我和石康开始熟起来,是因为一次误传。石康给我看完他的小说,虽然我说他的小说好,尽管他也挺高兴,但还只是有事才打个电话,聚会时闲扯几句的关系。可是过了没多久,事情开始有了变化。有一阵石康忽然天天给我打起电话来,闲聊一会儿,就邀请我去他们东高地玩,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又说等没事了,或方便的时候。但是石康很执著,不断发出邀请。后来,我实在盛情难却加上也是闲着没事,有一天,背起书包,装了几盘录相带,按着石康指点的乘车路线,坐上了去往东高地的“小公共”。不是在东高地下车,而是在东高地的下一站万园路下车。石康和后来唱歌出了大名的王胖子在车站等我。按石康的话说,我们在东高地一起混了三天。看录相,抽烟,聊天,下馆子——都是石康抢着付账。石康是一台关不住的收音机,我们在一块聊天,石康抢着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讲了一遍,叙述重点在几个女人身上,生动而具体,加上王胖子从旁补充,一部口头的“青少年石康”留在我心里。不用说,那些女人在这本书里都有影子。在石康的口头叙述里,她们的姓都被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所代替,什么小L啦,老X啦等等,在这本书里她们都被起上了



好听的名字。借着这些假名儿，让她们和石康一起出名吧！石康还跟我讲起他有两部小说的构思，其中一部写校园生活的起名叫《向前冲》，许多素材都用在了这本书里。可以说这本小说的素材积累由来已久。

回过头来再说石康抢着付账的事。当时我很纳闷，如果有求于我，天天请我下馆子，理所应当，可我又不是编辑，不仅不是编辑，连工作都没有，也是四处找事由的“大瓢底”呀。到我临从东高地走的前一天晚上，石康问我：

“唐老牛，听说你要自杀？”

“没有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你要是觉得没劲了，就到东高地来散散心，哥们儿在这儿呢，没问题。”

听了这话，我有点感动。这么多年，石康一直就是这样，轻信而且仗义。他相信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创作，做人的姿态比写作本身还重要。关键在于他不仅相信，而且还实践着，即便付了代价也在所不惜。

下面说的这件事就是代价之一。我认识石康的时候，他已经结了婚。那年过年，我们一大帮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吃饭，人多，只好打两辆车。到了饭馆门口，石康抢着付他坐的那辆车的车钱，又跑到前一辆车那儿，去付那辆车的车钱。我们都说石康没必要，当时他老婆也在，自然更觉得他没必要，说石康一顿。石康搪塞了几句“没关系”、“刚发了奖金”之类的话，事情就过去了。谁也没想到，石康回家和他老婆又掰扯起这件事来，一怒之下和他老婆离了婚。老康说，从离婚登记处出来，他老婆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跟那帮人一块儿混了，再混下去，你就完了。”老康不仅没和“那帮人”疏远，其实简直是朝夕相处。果然



没多久，他老婆的话应验了：他辞了职，一门心思当作家了，那时离这本书的出版还有五年时间。

我周围的朋友，自然也是石康周围的朋友，也就是“那帮人”，凡是写作的，都是抽空写，所以虽然都没有工作，也称不上是职业作家。但石康这本书是用整块时间写的。三年前，有阵子石康不爱露面了，大家都发出报怨，说：最近叫石康出来玩，他总是推三阻四的，说是要写长篇，这可不行，得打击打击他。那时候半夜我能接到石康的电话，谈他小说的进展，据他说每天以两三千字的速度在进行，但常常受阻，受阻时就下楼狂走，经常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由此可知他是个长篇型的作者，有持久的冲动和好体力。我受大家之托，照例是打击他，不过石康在写作的时候像是那些练硬气功的运了气，经得住常人所经受不了的打击。他谦虚得到作品写完半年之后，往往这时又有点“牵须过粪”的意思，总之是对自己老没个客观的评价。

本书写出来之后，并没如石康所设想的满北京书摊都摆着，恨不能人手一册。它只是以字节的形式存在石康的电脑里，以喷墨打印稿的形式放在几个朋友家书桌上，一放就是两年多。这两年来，石康做了近视眼手术，彻底摘掉了眼镜，从形象上改变了自己，写了一些剧本，谈了几回失败的恋爱，买了汽车和手机，把原先在作品里的怒气带到了生活当中，可以说他是怒气冲天。这时，这本书出版了。这本书用套话来讲是：积累十载，写作半年，修改数次，闲置三年，才得以出版的。三个字：不容易。想想世界上有多少人以人生和才华为赌注投身文学，而我们所知能有几人呢？再想想，一年中进入我们视野的新版小说能有几部呢？两三部而已。一部小说能卖一万册，说明它可以保本儿了，十

年后仍能卖一万册,说明它成名著了,一百年后仍能卖一万册,简直就可以说是不朽了。那么,我们对这本书能有什么样的指望呢?我记得博尔赫斯说过他的读者对象只是朋友们。石康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读他写的书,我是因为喜欢这个人,才喜欢他的书的,我希望读者能倒过来,因为喜欢这本书,而喜欢上这个作家,以后见到他的书就想买一本瞅瞅,看看这家伙又有什么新鲜的。一本书的价值也就在于此。如果这本书做到了,说明石康当作家成功了。

唐大年

1998年11月



张 序

一个初冬的午夜，我、唐大年、杨葵、孟凡、我老婆张李氏挤在石康的捷达里面，在北普陀影视城的一块空地上数流星。那天本来憋着要看流星雨，但流星雨已在白天提前下完了。当然，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总之，那天夜里天气奇冷，我们在车外看一会儿，便又赶紧回到车里缩着。虽然没看到流星雨，大家不免有些失望，但值得庆幸的是，好歹总算看到了几颗流星，它们拖着长短不等的尾巴，在我们的惊叹声中划过夜空。

就是在那个夜晚，我读到了石康的《晃晃悠悠》——当时它还没被通过，并且以散页的形式夹在两片硬纸壳子里。在此之前，好几次听杨葵抱怨长篇小说创作如何不景气，因此，我不想去碰这些散页，以免使本来就已经沉重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但那天夜里我毫无困意，枯坐石康在东高地的家里又没事可干，于是，便把本已合上的纸夹又打开了。

应该承认，这是我头一次读石康的小说，而且恰巧是我喜欢的那种句法简洁，意思明了，不矫情，不卖弄，几乎毫无技巧可言。属于能够让人一夜之间一口气读完的那种。当时，我就窃想，在看到了那么多的陨落后，阅读这部小说，是否算作为一种补偿呢？

我无意在这里把石康譬作新星。听说石康从很久之前便开始创作,诗歌、小说、电影、电视剧攒了厚厚的一摞。我以往更多的是跟他在一起写剧本,而这本《晃晃悠悠》,不过是他出版的第一部长篇罢了。当然,不管这本书的出版意义对于石康来说多么重要,读者都是体会不到的。他们更注重这本书的内容。

张 弛
1998.11.24

杨 序

我这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来写序，容易背上“王婆卖瓜”的罪名，虽然石康不是瓜，我更不是王婆。

但编稿过程中，我和石康有几次“交锋”，现在回想，有点意思，写在这里，可能有助读者理解本书。

石康写小说，老用逗号。我近来心态老化，气也跟着短许多，所以读得不时气咽。就想往稿子上加句号。左加右加，加不好，只好由他了。跟石康说，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谢谢你没加，因为那纯属故意为之，企图是：用动作带动整个叙述，创造一种“速度写作”。

石康写小说，懒得改，提了些意见，他拿回去，磨了两个月，交回盘，又是一本正地说，改完了。我打开一看，没有大动。怪他，他说，真琢磨了，真下功夫了，越改越差。我再从头仔细看稿子，看出新意来，觉得要改也真是难为他，因为原来写得太顺气了。

石康写小说，老有脏字。我说他。他反驳：大街上的人说话不都这样吗？我说，这是文学啊！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真实也是必要啊！俩人说不拢，我只好硬性使用权力，删掉不少。但是还有。读者注意就是。

石康写小说，很煽情。我说，太过了吧？他说，就让



我煽一回！我已经三十岁了，以后没这故事了。

我一想，这也是说我呢吧，因为我也三十了。

杨 葵

12月9日

1
0

杨

序



0

1995年4月8日夜晚11点48分，我和阿莱在国贸职工宿舍前分手，结束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感情生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1

1

这件事说起来轻松，实际上，它对我触动颇大，从那天起，我开始思考诸如生活的意义之类老生常谈的问题，思考自己的生活，从自己想到周围的人，想到过去，想到我们这个时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一种回忆和思考的状态下生活，这种生活有时叫我情绪恶劣，无聊至极，有时叫我激动莫名，如痴如狂。

2

尾
尾
悠
悠

说到思考，用一句我的朋友陆然的话讲，叫做“用别人的头脑思考”，也就是找一些书读，写书的人比我要聪明，他们往往对生活中的问题有一些不落俗套的见解，有些见解，我表示赞同，于是，他们某些高见最终成了我的



思想，如此而已。至于这种思考的作用，我想用“劳而无功”四个字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确实劳而无功。而且，我从生活中体会到，每当我对一些所谓“严肃的问题”加以考虑时，无论得到何种结果，总是有一种劳而无功的感觉，而且，事后证明，我所做的一切努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处，对此我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人生本身便是一个劳而无功的过程，因此，人生的一切显得劳而无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天夜晚，离开阿莱，我从国贸回到家里，在茶几上找到一个杯子，走到厨房把里面的剩茶倒掉，拧开水龙头，接了一杯自来水，几口喝干，把杯子往水池里一扔，走到床边，踢掉鞋，倒到床上，把毯子拉到胸前，望了一眼黑暗的窗外，一下子就睡着了。

接着我便梦见了阿莱，梦见了阿莱的脸，梦见了阿莱的长发，梦见了阿莱穿牛仔裤 T 恤衫时的样子。

还梦见我和阿莱相互看着，脸上都是一副迷惘表情。



在我难过的时候，不管那是什么时候，我都不喜欢被别人察觉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不喜欢而已。

我知道，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我很喜欢阿莱，阿莱就老对我这么说，别告诉别人你

今天难受过，什么也别对别人说，因为说了也没有用。

我相信阿莱说的一切。

5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阿莱都跟其他姑娘不同，我是说，从八七年认识阿莱到九五年分手，其间跨跃八个年头，八年里，阿莱的随随便便，阿莱的伶牙俐齿，阿莱的快快活活，甚至超乎于一切的阿莱的真诚，都在我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多朋友问及我和阿莱分手的原因，我都极力避免回答，东拉西扯地对付过去，实际上，我也常常想这个问题，叫人泄气的是，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清答案。

6

比如：我始终无法弄清的一个问题是——阿莱的离去是因为对自己失望还是因为对我失望，还是干脆对整个我们两人共同的一切感到失望，也就是说，对生活感到失望？

阿莱从不总结生活，也很少抱怨，像一切正常女孩一样，她只是凭直觉生活，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高兴，不喜欢的则避开，但是，她的直觉在我们的关系中到底起着什么作用呢？这一点我始终无法知道。

当阿莱最后离我而去之后，我的生活在很短时间内出现了一次飞跃，我的意思是说，向坏的方面进了一大步，我已无法对任何事物任何人产生真正的信任，甚至对自己也不相信，我不再积极，不再天真，不再快乐，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对这个世界冷眼旁观，我无法让自己再次怀着真诚面对一切，我无法再次恋爱，无法再次获得痛苦，无法让自己以肯定的态度面对生活，我时常想，是我完蛋了，还是这世界完蛋了？事实上，我和世界都没有完蛋，而是原来心中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完蛋了。

但是，确确实实，我是完蛋了，伴随着幻想破灭，各种讨厌的症状相继出现，比如说，我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与日俱减，对人际关系也变得日益不耐烦，渐渐地，我的生活态度陷入了一个轻飘飘的模棱两可状态，既麻木不仁，又无所适从，既然这个世界里让我相信的东西消失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也就应声而止，所谓世界的真实面貌便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这个真实的东西，我非常不乐意接受，非常不乐意理解，同时，也非常的不感兴趣，它们对我来说，太混乱，太没有条理，也太难把握，所有的价值、意义之类形而上的东西在我眼里可用三个字来概括——瞎扯淡。总之，我成了一个叔本华主义者，脚踏实地地陷入虚无。这使我的人生变得既不自然，又不高兴。换句话说，我对我那后面没完没了的余生完全失去了信心，每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被无聊搞得上气不接下气，可以说，简直是活受罪。